

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秉持 唯物史观的实践意蕴^{*}

汤荣光

【提要】 如何从整体上认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存在一道艰深的实践命题即唯物史观确证过程与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跃迁有着怎样的关联,这关乎唯物史观的实践价值怎样在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中得到体现与贯彻,以及如何厘清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与唯物史观确证过程互动关系的问题。作为唯物史观重要组成部分并奠基于唯物史观真正出发点之上的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是唯物史观结合并运用于社会现实的理论表征、精神升华与特定内容,其中映现着唯物史观同工人运动相结合、同总结革命经验相结合、同政治经济学研究相结合的实践意蕴。

【关键词】 马克思意识形态 唯物史观 实践意蕴

尽管意识形态命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它终究不是孤立的思维映像,不是观念世界独立于物质世界之外的思想产物,它总是物质条件与实践形态的反映形式。以此为出发点,整体认识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跃迁的进程,既包蕴着马克思研究物质生产内在运动规律与意识形态自身之谜的恒久主题,又涵盖了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如何秉持唯物史观的实践意蕴的现实命题。

一、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与唯物史观确证过程

早在马克思之前,意识形态的厘定就展露出观念指向与结合的特征。1796年法国思想家德崔希(也译作特拉西)提出意识形态概念,称之为“观念的科学”、“关于观念的学说或思想体系”。在欧陆哲学思想的德国式反思中,意识形态的思想内涵得到了黑格尔哲学的提炼、升级与抽象。直至马克思展开《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并随着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深入,意识形态论题才重新获得了哲学的本体意味。

马克思打开意识形态之门与渐次揭开的“两大谜题”密切关联。创立唯物史观的艰辛探索亦由此发端。一方面,解开“国家之谜”是马克思批判黑格尔哲学体系所取得的突破性进展。由《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论犹太人问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等著作所构成的清晰脉络中,马克思开始批判黑格尔唯心主义,专注于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关系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意识形态领域新变化与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研究”(10BKS052)、江苏高校社科研究重点项目“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及其在江苏实践研究”(2010ZDIXM038)的阶段性成果。

研究。1843年《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深刻揭示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异化的实质,“政治国家的彼岸存在无非是要肯定这些特殊领域自身的异化。政治制度到目前为止一直是宗教领域,是人民生活的宗教,是同人民生活现实性的尘世存在相对立的人民生活普遍性的天国。”^①1843年的《论犹太人问题》揭示了人的“双重生活”,即“在政治国家真正形成的地方,人不仅在思想中,在意识中,而且在现实中,在生活中,都过着双重的生活——天国的生活和尘世的生活”。^②1844年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强调“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③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体系的批判,不仅初步确立了通过哲学批判与宗教批判解决人与市民社会异化的方案,而且为萌生异化劳动理论并转向政治经济学研究做好了理论准备。

另一方面,解开“历史之谜”是探寻唯物史观出发点的关键一步。1844年马克思开始把从政治解放到人类解放的使命转移到社会历史领域,拓展了揭示资本主义私有制本质及矛盾的视域。他在巴黎开始了早期的经济学研究,实现了“两大转向”,即从探究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异化关系转向深刻解剖市民社会本身;从分析资本主义上层建筑的异化问题转向经济基础的研究。《巴黎笔记》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这期间颇具代表性的著作。马克思还认为“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一个现实部分,即自然界生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④这就基本确立了从物质资料生产寻找历史根源的新路径。

解开“两大谜题”,不仅提出了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一些基本论题,而且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精神运用与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融合。1845—1846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标志着唯物史观创立,回答了物质生产内在运动规律与意识形态自身之谜,也使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在唯物史观真正出发点之上达到了全新高度。

二、唯物史观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理论表征

在何种意义上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才是唯物史观的理论表征呢?唯物史观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就是延展意识形态理论内涵的现实条件。当清算了德国瘟疫般流行的“真正社会主义”之后,马克思开始深刻批判蒲鲁东的唯心史观。针对蒲鲁东所代表的当时小资产阶级思想中留有的思辨哲学的阴影与形而上学历史观的印迹,马克思指出蒲鲁东卖弄黑格尔思辨哲学的意图就在于主张矛盾调和论和社会平衡绝对化,直接击中了蒲鲁东形而上学历史观的要害。在《哲学的贫困》第二章《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最后一个说明”中,马克思考察以对抗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并诘问,“生产力在其中发展的那些关系,并不是永恒的规律,而是同人们及其生产力的一定发展相适应的东西,人们生产力的一切变化必然引起他们的生产关系的变化吗?”^⑤马克思指明蒲鲁东唯心史观脱离现实经济关系得出经济范畴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0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4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94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613页。

抽象形式的错误,实际上也是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虚假性与新变种的深刻揭露,更是对唯物史观立场的秉持。

如果说唯物史观的运用在《哲学的贫困》中只是肇始于对资产阶级的哲学与经济学实践危害的揭露,那么在1848年《共产党宣言》中唯物史观与工人运动的结合所发挥的威力,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相互贯通、研究资本主义发展史的典范之作。首先,贯通了资产阶级产生的物质条件与其意识形态的关系。马克思找到了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以及资产阶级产生的原因与根据,认为“现代资产阶级本身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一系列变革的产物”,“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①资本主义社会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就在于交织着“生产的不断变革”与“一切社会关系不停的动荡”,资产阶级“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②资本主义的物质条件及经济关系始终对社会意识形态起着决定作用。其次,指明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特征与发展趋势。马克思强调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与社会结构并没有分裂而是变成了相容的整体,“你们的观念本身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的产物,正像你们的法不过是被奉为法律的你们这个阶级的意志一样,而这种意志的内容是由你们这个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来决定的。”^③在唯物史观立场与社会发展基本规律面前,马克思辩证看待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肯定资产阶级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并在意识形态发展问题上强调了这样的结论,“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④再次,揭示了阶级社会意识形态发展的基本走向。马克思得出了用阶级分析方法考察意识形态的一般性结论,“社会上的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剥削却是过去各个世纪所共有的事实”,阶级社会的意识形态千差万别,但有着特定的运动形式以及走向消亡的总体趋势,“总是在某些共同的形式中运动的,这些形式,这些意识形态,只有当阶级对立完全消失的时候才会完全消失。”^⑤

三、唯物史观与总结革命经验相结合的精神升华

正是在亲历和总结革命经验的过程中,马克思进一步深化了对意识形态的传统功能与惯性、对意识形态的起源的认识。在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到六月革命的短暂时间内,无产阶级经历了革命的胜利与失败,两度付出血的代价。《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这样总结道,陷于灭亡的原因不是革命,“而是革命前的传统的残余,是那些尚未发展到尖锐阶级对立地步的社会关系的产物,即革命党在二月革命以前没有摆脱的一些人物、幻想、观念和方案,这些都不是二月胜利所能使它摆脱的,只有一连串的失败才能使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34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48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0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1页。

它摆脱。”^①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付出血的代价才认清了旧意识形态的思想残余。这也就从旧意识形态的虚假性中宣告了抽象人道主义的寿终正寝。

审视由抽象人道主义即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传统主导的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这场胜利并非偶然也并非传统观念超越物质条件的结果。马克思在1852年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作了形象的描述,“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资产阶级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为自己效劳,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的一幕。”^②马克思在此尖锐指出:“新的社会形态一形成,远古的巨人连同复活的罗马古董”就都消失不见了,除了资产阶级社会代言人,“它的真正统帅坐在营业所的办公桌后面,它的政治首领是肥头肥脑的路易十八。资产阶级社会完全埋头于财富的创造与和平竞争,竟忘记了古罗马的幽灵曾经守护过它的摇篮。”^③其中隐藏着旧意识形态传统的惯性,反映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适应新的经济基础的本来面目。由此也逐步揭开了意识形态的本质及其起源问题,即被冠名为“整个上层建筑”的来源,并且就意识形态反映的内容而言,整个上层建筑由“整个阶级在其物质条件和相应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创造和构成”,既有其赖以存在的物质条件与所有制形式,也有着特定阶级的人为“臆造”与“制造”的色调。尽管意识形态与一定阶级和所有制形式紧密联系,但它并不是与既有阶级出身相对应的思想证明,它还是精神生产者在其精神产品中为实际物质利益所主导和影响的产物。由此就不难理解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1848年革命中起着钝化和消弭阶级对立作用的真正原因,不难理解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不断变化的背后始终反映的物质条件与阶级关系及矛盾,不难理解无产阶级需要属于自己的意识形态“从未来汲取自己的诗情”^④的实践意涵。

四、唯物史观与政治经济学研究相结合的特定内容

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如何嵌入唯物史观与经济学研究结合的过程呢?在《资本论》形成以前的三个手稿以及《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导言与序言中,意识形态理论始终贯彻着唯物史观的逻辑必然性并经由特定的理论形式走向了成熟。譬如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导言中,虽然马克思重点阐述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和方法以及生产的社会性与生产关系的结构,但也阐释了意识形态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物质生产与文学艺术之间的关系。又如《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贯穿着人既是社会发展的手段更是社会发展目的的思想,描绘出以“人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最初的社会形式、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以“个人全面发展”为基础的自由个性等纵向发展的结构,^⑤由此不仅概括出人和社会发展的阶段性与连续性相统一的特征,而且可以管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7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471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471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473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页。

窥意识形态发展的阶段性与连续性、普遍性与特殊性、手段与目的交互性的特点。

马克思对意识形态与社会存在关系的经典表述主要集中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之中。物质生产的决定性作用是第一位的,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精神生活与人们的意识由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规制,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社会意识由社会存在决定,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但其作用机制的发挥不是机械的恒定不变的,往往呈现出上层建筑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的趋势。马克思将考察这些变革的方法区分为两类:一种富含精确性的变革即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另一种富含冲突性的变革即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

恩格斯延续了从生产关系及社会条件阐释意识形态的基本路向。1880年恩格斯在就《反杜林论》某些章节改编而成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这样评价道,“这两个伟大的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开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都应当归功于马克思。由于这两个发现,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①他认为以往的全部历史都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每一个历史时期的由法的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念形式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他指出唯物史观与黑格尔唯心史观的区别就在于“用人们的存在说明他们的意识,而不是像以往那样用人们的意识说明他们的存在”。^②这就指出了两种历史观的根本区别,回答了意识形态的归属及其本质,清晰地反映出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作为唯物史观重要内容和组成部分的基本特点。1893年恩格斯在写给弗兰茨·梅林的信中指出:“意识形态是由所谓的思想家通过意识、但是通过虚假的意识完成的过程。”意识形态的内容与形式都是“纯粹的思维”以“独立历史这种外观”呈现的,因为在所谓的意识形态家看来,“一切行动既然都以思维为中介,最终似乎都以思维为基础”。^③既往的认识一般将此归结为对意识形态虚假性的揭示,确切地讲,这乃是对资本主义社会这一特定社会发展阶段的意识形态悖论的重新审视与研判。经典作家在精神与观念层面深刻阐释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规律以及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的决定性作用。

(作者汤荣光,南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副研究员;邮编:226019)

(责任编辑:于 沛)

(责任校对:董欣洁)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45—54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544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57—658页。